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三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十有九年秋七月壬午朔淮東安撫司言北邊蝗虫為風所吹有至盱眙軍楚州境上者然不食稼比復飛過淮北皆已淨盡癸未上謂大臣曰此事甚異可以為喜仰見上天垂祐之意陳康伯曰載籍所傳蓋未之有皆由聖德所感隣境聞之當自懾伏上曰然使其

聞之必不敢妄作矣

中興聖政史臣曰古者以災異多與國謂其誠於畏也誠於畏則君

德彰矣朝春所以彰太戊也鼎雉所以彰高宗也焚惑所以彰景公也誠矣今夫蝗之來不可祝而去蝗之孽惟苗是食其去而不食果何以致之也德聞於天且春之矣金安得而不服臣以謂非誠於畏者不能也

御史臺主簿馮方為秘書省正字 秘閣修撰知揚州

劉岑言右朝奉大夫張松敏給精悍材力有餘往年梁

揚祖在虔洪頗得松力若使治兵訓民必有可觀乞增

置本州通判一員以松填闕從之未幾諫官何溥以為

非祖宗舊制詔松改通判荆南府

甲申尚書禮部員外郎楊邦弼守起居舍人 右朝請
郎知靜江府李如岡復秘閣修撰

乙酉詔直秘閣成都路轉運副使王之望充四川制置
司類省試院監視左朝奉郎知嘉州何逢原充考試官
左朝請大夫知邛州費行之充別試院監視左朝奉
郎知榮州李曄充考試官監試官依監學條法取摘試
卷詳定類省試勅差官自此始仍以金字牌遞給降勅
劄付制置使收掌俟試近發出先是蜀中弛挾書律而

就試者率以達旦為常之望始禁之然卒不果 右文

殿修撰張子賢子正並充敷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秘

閣修撰張子仁充集英殿修撰王管佑神觀仍並令久

任初楊傑以登第故累遷至侍從

傑存中子

而吳拱以守邊

除潭州觀察使於是韓世忠張俊諸子猶在庶僚上以

俊贊和議有功手詔今一二大將之子皆已遷至文武

侍從而俊之子猶在庶僚乃有是命仍詔自今功臣子

孫叙遷當至侍從並令久任在京宮觀庶幾恩義兩得

永為定法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楊椿封還之曰爵秩天下公器陛下縱私之柰清議何上面諭椿朕欲以虛名獎用勲臣子孫椿曰名器不可假人恐倖門一開援例者衆然卒除之

丙戌安化三州首領蒙自臨等來獻方物詔以自臨為三班差使

丁亥權吏部尚書同修國史兼侍讀賀允中參知政事戊子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趙密請以本司馬軍親隨

二將為中軍餘四將為左右前後軍從之 親衛大夫
武泰軍承宣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張守忠為侍
衛步軍司左軍統制用趙密請也

己丑權尚書吏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兼侍講葉義問兼
權吏部尚書

辛卯故中奉大夫尚書主客郎中林冲之特與致仕遺
表恩澤以其家自訴靖康中使金割地死於金國故也
初朝散郎尉服死其子紘幼孫大廉以致仕恩入仕

約官至正郎即任絃及大廉累遷至右朝奉大夫遇郊
恩任其子敦詩絃訴於朝吏部請官絃而罷敦詩從之
壬辰詔潭州觀察使知成州吳拱妻令人許氏特封信
安郡夫人

癸巳左太中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趙令諤復為崇慶
軍承宣使安定郡王已而令諤言自來未有由從官襲
封者請得任子孫京秩如舊上許之 太府少卿錢端
禮充秘閣修撰兩浙路轉運副使 中書舍人洪遵言

近奉指揮自今功臣子孫序遷至侍從並令久任在京
宮觀永為定法臣伏思之有大不可臣竊計內外將家
子孫亡慮二十人若以序遷不出十年西清次對之班
皆可坐致恭惟太祖皇帝之世所與開國創業及南征
西伐諸大臣功如曹彬潘美王審琦石守信王全斌慕
容延釗之徒其子若孫不過諸司使惟彬之子琮瑋以
功名自奮王承衍石保吉以聯姻帝室皆為節度使初
不聞有遞遷侍從之例今指揮一出使十年之間清穆

啟聞之地類皆將種非所以示天下之美觀望收還前
詔從之

丁酉左朝奉大夫知吉州魏安行為尚書戶部員外郎
安行自訴為秦檜挾妻家私忿奪去墾田之賞置臣罪
籍天下守令以臣為戒法遂不行望檢舉原降指揮使
州縣樂於勸課田野日闢

戊戌翰林學士修國史周麟之言左宣教郎知雙流縣
李燾燾丹稜人已見燾嘗著續皇朝公卿百官表九十卷詔給劄

錄付史館燾博學剛正張浚張燾咸器重之秦檜盛時
嘗遣人諭意欲得燾一通問即召用之燾惡其誤國擅
權迄不與通故偃塞州縣垂二十年四川安撫制置使
王剛中聞其名奏以為幹辦公事初燾父中任至左朝
奉大夫通習本朝典故燾以司馬光百官表未有繼者
乃徧求正史實錄傍採家集野史增廣門類起建隆迄
靖康合新舊官制踵而成書其後續資治通鑑長編蓋
始於此 右朝請郎韓髦知無為軍 右正言都民望

言朝廷自紹興二十六年緣諸路州軍縣鎮稅場糧多
減併一百三十四處減罷九處免納過稅五處實仁術
也然議者謂經總制錢係州縣以百色官錢分隸今既
減省輸錢之源即上件錢自合裁減乞命有司除豁年
額庶幾州縣不敢巧作名目並緣為姦從之 是晚福
州大雨溝澮皆溢潮水因之冒城而入侯官縣民田頗
為所壞

己亥司農寺丞韓元龍敷實浙西常平米還言一路糶

米錢母慮六十萬緡乞別行收糴從之

庚子右朝請大夫江南東路轉運判官李禎為直秘閣
江淮等路提點鑄錢公事填復置闕上諭宰執曰泉司
利害大槩有四坑戶銅本人工木炭是也卿等宜諭禎
講究利害令鼓鑄復額以稱朕意

壬寅利州東路駐劄御前諸軍統制兼知興元府姚仲
言被旨增招官兵三千人乞下總領所支給器甲從之
乙巳右僕射湯思退等乞以上親書近降戒驕惰禁賂

遺二詔立石於尚書省以墨本頒於中外從之思退因
贊雲章奎畫超冠古今上曰朕自少時留心翰墨至今
不倦然迄不能臻妙在唐惟太宗好二王書一時翕然
相尚歐虞褚薛皆有可觀朕有舊藏文皇數帖其間有
好謙自牧上畏天下畏羣臣等語不惟字畫可喜其用
心實後世所矜式也 初勅令所刪定官聞人滋面對
言按察之吏例舉選人改官任使委責匪輕誠為良法
然習行既久不能無弊凡為薦舉本欲選取材能而或

以相成或以彼此貿易或奪於勢力而不能自便其出
於誠心薦舉者蓋亦無幾且小官孰不求進則皆務得
而爭先奔競成風無復操守及被舉之人他日負犯則
一狀自陳而已夫舉非其人責豈容免欲乞詔諭有司
申言同坐之條重其陳首之法庶幾舉者知所戒其弊
可革矣臣復有管見凡在官者歷任及十考以上則入
仕亦積有歲年矣委無公私過犯則其人亦知愛重矣
若此之類雖舉狀偶不及格伏望取自聖斷以次量材

許其降等遷改既不廢舊制開此公道一門使孤寒廉退者亦有寸進之望或有疑其失於濫者即乞賜裁酌取吏部每年以來改官中人數約為限格舉狀年勞參酌並用少抑貪冒之弊養成廉素之風似為有補詔吏部長貳同加參酌務要精審久遠可行至是中書舍人洪遵張孝祥權工部侍郎兼權給事中王晞亮議曰臣等竊詳選人改官之法自祖宗以來行之二百年法令章程燦然並具至於今日不能無弊者非法之不善也

患在士大夫以私情汨之耳夫自一命以上仕於州縣之間雖有真賢實廉勢不能以自達於上故為立監司郡守薦舉之法必使之歷任六考所以遲其歲月而責其赴功必使之舉官五員所以多其保任而必於可用姦賊巨蠹者既有安治之科而齷齪冗懦之輩既無材可以被薦又無過可以斥逐寧予之幕職曲掾之祿使足以代耕至於沒齒而不敢望致身於京官所以分別材否可謂至矣舉之而非其人有才而不見舉是則監

司郡守之罪所謂失舉之罰必行之可也今臣僚所建
欲以歷任十考舉主不及格者與降等改官揆之人情
雖為至公然恐此路一開則有力者惟圖見闕無材者
苟冀終更率不過出官十餘年可坐以待京秩此其不
可一也今欲約每歲改官之員減其分數以待無舉削
者則當被舉之人必有失職淹滯之歎此其不可二也
京官易得馴至郎位任子之恩愈不可減非所以救入
流之弊此其不可三也祖宗法度非有大害未易輕議

今一旦欲以二百年之成法舉而易之此其不可四也

有四不可事理著明難以如臣僚所請竊謂宜如故事便

從之滋嘉興人也

按元降指揮令吏部長貳參酌今乃是給舍議上恐日歷或有脫字當求

他本參考隆興元年

三月巳酉減舉主員

巳酉詔殿前司破敵軍以五千為額時左翼軍之改隸

者與統制官陳敏所募士纔二千人乃於本司諸軍那

摘以充其數 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彭合入對言

湖南州縣於民間二稅之外別令輸土戶錢又以稅科

本色布而高價折取其直謂之折絕以至受納官物收領詞狀之際則取醋息錢又一例均科麩引錢隨科送納名色不一臣在官之日已行禁止乞下本路監司覺察合又言州縣出賣官田之害望痛減定價毋令抑勒戶部言自降指揮僅及半年據江浙諸路日前賣到田一百十餘萬緡即非賣不行難以減價乞不得抑令田隣承賣從之

庚戌在撥四川經總制并田晟錢糧錢八十四萬緡應

副四川增招軍兵歲計

成都路二十萬潼川十萬利路十五萬夔路五萬此據四川財

賦冊明年八月甲寅所書可參考

時總領官司農少卿許尹言增招兵

校萬人歲費錢糧二百四十萬引乞將每年應副田晟

窠名錢盡行截撥戶部奏田晟窠名錢帛係指擬應副

江上軍衣難以盡行截留外有二分錢引三十四萬緡

係買發川布赴行在別無支使欲令總領所取撥并令

就截合赴行在經總制錢五十萬緡通已得旨於田晟

錢糧內撥五十萬緡共一百三十四萬緡應副支遣從

之 右朝奉郎通判安豐軍向為知安豐軍

八月壬子朔殿中侍御史汪澈言中書舍人張孝祥輕

躁縱橫挾數任術年少氣銳寢無忌憚孝祥繼母纔以

父官封孺人孝祥輒乞用已官職躡封恭人父亡即隨

子官著令也孝祥蓋有無父之心焉

事見今年正月辛巳

交遊郭

世模受財奪官久矣孝祥曲為經營與之改正復齒仕

列

世模改正 此事未見

此以私意而壞陛下之法令也黃文昌浮

薄沽名之士孝祥則宛轉吹噓致被召命

事見今年六月丙寅張

松馭僧胥吏之子孝祥則強令劉岑辟倅揚州

事見今年七月

癸未江續之狡猾貪饕孝祥則愛其奉已為之提攜遂得

登聞鼓院

事見今年六月辛亥

韓元龍資淺望輕孝祥以姻親為

之維持欲得總領

今年七月己亥以司農寺丞使浙西回

此以詭計而誤

陛下之除命也又養俠士左鄴輩刺探時事交通權貴

蹤跡詭秘方登從班而所為已如此若假以歲時植黨

連羣其為邦家之虞當不在盧杞之下望早折其萌速

從竄亟詔孝祥與外任世模改正指揮勿行鄴押歸本

貫績之元龍並放罷既而孝祥乞宮觀乃以孝祥提舉
江州太平興國宮自是湯思退之客稍稍被逐矣 秘
書丞虞允文秘書省校書郎洪遵並為尚書吏部員外
郎仍兼國史院編修官 太府寺丞陳洪為尚書倉部
員外郎 左朝請大夫彭合為尚書戶部郎中總領湖
廣江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 左朝請郎兩浙路
提舉市舶張闡為御史臺檢法官

癸丑詔田師中妻衛國夫人蕭氏給內中俸從其請也

甲寅司農少卿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許尹言諸州
縣年額贍軍錢物拖欠數多乞候歲終從本所取其尤
甚者具申朝廷重行黜責庶幾事任歸一舊州縣贍軍
錢皆從所隸漕司拘催其有稽違漕臣按劾總領所不
與故尹以為請

三十一年四月己未王之望申明

兩浙轉運副使錢

端禮言諸路所糴椿積米斛移易借兌者乞以違制論
從之 詔責授靖州團練副使惠州安置傅選嘗立戰
功理宜矜宥可復右武大夫容州觀察使充兩浙東路

馬步軍副總管

丁巳執政以皇后生日用例從激賞庫進銀三萬兩充
禮物詔今自除皇太后生辰內教犒賞將士外朕生日
皇后生日冬年寒食節並減半餘並免宰執奏仰見陛
下約已便民恭儉之德度越前代遠甚上曰前後所進
尚有餘若留之不過椿管以備不時之需耳宰執復奏
曰此陛下盛德事各再拜以賀

戊午兩浙市舶司言高麗賈人販到銅器乞收稅出賣

詔付鑄錢司起居郎黃中兼權中書舍人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殿前司統制賈和仲以母老乞補外改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常州駐劄

庚申詔四川等處見在行在進士歸鄉赴試不及可特令就兩浙轉運司附試一次後試者七百五十人詔令解發十五人

壬戌左奉議郎知大宗正丞劉珙為秘書省正字用賀允中薦也大理司直胡憲守秘書省正字

癸亥秘書省校書郎林之奇以疾求去改知大宗正丞
紹興府供職 初侍御史朱倬等言江西漕司米綱積
弊詔提轄文思院呂靖往江西措置殿中侍御史汪澈
言靖乃惠卿曾孫傾邪凶狠蓋其家法去年被命往饒
州措置鑄錢事妄作威勢干請受財衆所鄙笑詔靖放
罷更遣軍器監丞朱高卿措置 詔皇后宅教授依太
學博士格例通理成資 朔衛大夫忠州防禦使利州
西路駐劄御前選鋒軍統制吳琦知洋州

甲子言者乞做祖宗舊制許商人般載米斛輸行在諸倉願以茶鹽乳香礬鈔或犀象布帛香藥償其直者聽從之 右奉議郎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沈濬為監察御史濬畸之子也 詔左朝請郎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徐度左朝請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呂廣問左迪功郎朱熹並召赴行在右通直郎知建州建安縣韓元吉令任滿日赴行在皆用輔臣薦也既而左司諫何溥言仰度聖意必以百里之民方安元吉之政不欲遽

奪其去然度廣問近除提刑方及數月使果得人則為
陛下平反庶獄刺舉百吏兩路受賜所繫非輕今遽令
造朝高不過為郎而使兩路失賢監司視一邑之令反
不重耶近者朝廷屢擇郎吏以為監司每患才難今既
知其可用而復不使少安厥職兼恐來者未必如舊重
為勞擾望湏其終更特加召擢詔度廣問並俟任滿日
與在內陞等差遣

溥所奏在是月
巳巳今聯書之

元吉元龍弟熹松子

也少孤從延平李侗學弱冠中進士第調泉州同安簿

官滿當路尊敬不敢以屬吏相待同安之民不忍其去
五年而後罷於是慨然有不仕之志築室武夷山中四
方游學之士從之者如市上聞其賢故召之熹卒不至
丙寅翰林學士兼修國史周麟之兼侍讀權尚書刑部
侍郎黃祖舜兼侍講 武功大夫侍衛馬軍司後軍統
制劉澤帶御器械以周麟之洪遵張孝祥應詔諭薦也
中書奏臨安府老人全富等四人上表賀皇太后壽
八十詔皆授官有差

丁卯左朝散郎知英州陳克勤請除南雄英連三州經
界後州縣所抱丁米舊額從之時克勤已滿秩新守吳
名世怒其迎接不如禮撫其用舊例多請驛券遣小校
至南雄州追之克勤憤懣死

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丁母憂戊辰詔起復 右

武大夫忠州團練使殿前司右軍統制輔遠改充本司

右翼軍統制贛州駐劄用主帥楊存中請也

按右翼軍
統制官郭

尉此月方自右武忠團以賞
轉遙防未見改除事故當考

是日戶部郎中總領湖廣財賦彭合入辭自休兵後戶部歲科江西湖廣京西諸路上供錢五百一十萬緡付本所贍軍其間有不敷額錢朝廷貼降一百十六萬緡矣合言椿積寢多歲計久乏已已輔臣請以御前激賞庫椿積錢五十萬緡與之上曰此乃一時之事合所陳歲計也乃詔歲以四川經總制錢三十萬緡與之

庚午詔御前軍器所官吏工匠並特轉一官資以創造精緻故也

辛未詔成閔母鄭氏特贈衛國夫人

壬申中書舍人洪遵等言太學武學臨安府學諸生以
皇太后聖壽八十上表稱賀文理可採詔兩學大職事
十六人並永免文解兩學小職事四十五人府學正錄
三人並免解一次大學五百三十三人武學三十六人
府學職事四十人並倍賜束帛小學生四十人及府學
諸生皆賜束帛焉 殿中侍御史汪澈言直龍圖閣新
知洪州蘇簡貪鄙病悴直秘閣知廣州向子志暴虐苛

察詔並落職放罷

甲戌侍御史朱倬殿中侍御史汪澈左司諫何溥右正
言都民望監察御史任文薦等言奉旨同議裁減諸司
官兼局竊見修書局四處歲費官吏攜設等錢十五萬
餘緡今參照祖宗古制自元豐置宗正寺以玉牒隸之
今欲不置玉牒所檢討官只以本寺卿丞領編修事又
國史院見修神括徵三朝正史乞依舊宰臣提舉其修
史同修史共置二員及編修官二員日歷所文字自有

秘書省承行不須創局勅令所見修吏部法乞催促投
進外官吏盡罷今後或遇特旨編法臨時委刑部或大
理寺官編修應內侍充提舉承受等官及三省吏人供
檢並罷從之 戶部兩浙江湖諸路歲認發米四百六
十九萬石有奇今實發四百五十三萬石兩浙一百五
十萬除三十五萬折錢一百一十萬緡今發八十五萬
江東九十三萬今發八十五萬江西一百二十六萬今
發九十七萬湖南六十五萬今發五十五萬湖北三十

五萬今發一十萬且欲依減下之數以憑科降照依限

數足

熊克小歷載此法於去年九月壬申蓋差一年

丙子詔右迪功郎廣州南安縣尉傅若贈右承務郎與一子下州文學以若與兇賊徐大刀戰死特錄之也

戊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樓炤知廣州

閣門祇候江南東路安撫司準備將領趙應熊為武學博士翰林學士周麟之奉詔薦應熊拔自武科通於文義素饒膂力洞達兵機故有是命

已卯起居舍人楊邦弼言紹興起居注未修者凡十六年緣久無正員因循積壓望令兩省逐月循進外其前未修者每月帶循一月從之 詔知縣獨擅收支錢物不簽押佐官者杖八十用直秘閣知江州汪若海奏也左朝請大夫知邛州費行之為夔州路轉運判官邛州歲以鹽市民絹四萬二千有奇一絹之直為鹽十五斤吏相承為姦行之增其二盡以予民且除其負四萬五千緡朝廷知其材復進用之 龍圖閣直學士提舉

江州太平興國宮張宗元卒

九月辛巳朔秘書少監任古直龍圖閣知洪州從所請也 太尉知荆南府劉錡引疾乞致仕不許 詔諸州

營田糶稻麥並起赴本路總領所椿充馬料仍令左藏庫計直撥還御前激賞庫用戶部請也 殿前司中軍

都統制邵宏淵添差荆湖北路馬步軍總管罷從軍既而殿中侍御史汪澈奉詔薦宏淵奮不顧身真萬人敵

乃移江東總管

十二月癸酉移江東

壬午詔委官詳定閩浙廣三路市舶司條法用御史臺主簿張闡請也舊蕃商之以香藥至者十取其四十四

年詔旨即貴細者十取其一

十七年十一月詔丁菴沉香龍腦皆十分抽一闡

前提舉兩浙市舶還朝為上言三舶司歲抽及和買約可得二百萬緡上謂輔臣曰此皆在常賦之外未知戶部如何收支可取見實數以聞 殿中侍御史汪澈言右宣教郎知英州吳名世所為貪酷自到任數月民之逃徙者二千餘家籍背者已數十淫刑以逞不可名狀

詔放罷令提刑司取勘其後法寺言名世贓罪絞詔貸
死除名藤州編管仍籍沒家財 是夜雷

甲申詔建炎以來奉使未還後嗣無人食祿者並予一
子官

乙酉奉使大金稱謝使同知樞密院事王綸副使昭信
軍節度使領閭門事曹勛等還朝入見言隣國恭順和
好無他丙戌宰相湯思退等皆再拜賀上曰朕自綸等
歸中夜以思不寒而慄蓋前此中外紛紛之論皆欲沿

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及儲積軍糧之類便為進取之計萬一遂成輕舉則兵連禍結何時而已故朕所慮者不在於此而在於彼也今而後宜安邊息民以圖久長思退曰遣使尋盟和好益堅皆陛下威德所致然金主亮已定寇江之計綸所見蓋妄也

戊子右奉議郎王炎通判湖州

辛卯左朝散大夫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都察院特轉一官以本路出賣官田及五萬緡戶部奏為諸路

倡也 初以運河春冬水涸詔江湖諸路糧舟皆自鎮
江府轉江陰而來至是司農少卿張宗元入對論近糧
舟自下江來有全舟俱失人物俱亡者是守閘則有關
津之阻轉江則有艱險之慮二者皆非良便今宜於沿
流權就下卸命戶部計行在儲蓄之數豫行量度因河
流濟通之時令兩浙轉運司隨宜轉般公私兩便先是
浙西提點刑獄公事邵大受嘗請置轉般倉於鎮江之
海
鮮
堰

今年閏六月戊辰

未及行於是戶部乞如二人言令准

東總領所措置

壬辰言者奏吏部依格注授縣令多不得人望倣祖宗故事於京朝官及判司簿尉有考第人內令兩省臺諫卿監郎官各舉所知一二人充江浙荆湖福建繁難縣令仍令監司郡守察其治狀連銜以聞如果有美政京朝官則增秩再任選人則減舉主就任磨勘其他擢用固在臨時若此數路得宜則兩淮四川二廣皆可次第而行矣吏部請卿監以上聽保舉如有惠民實迹監司

郡守連銜奏聞並陞一任仍以山陰等知縣四十闕依
舊歸堂其見任老疾或不任職人令監司郡守體量與
祠廟詔給舍詳議以聞

三十年正月
癸未議上

忠訓郎楊賡為

閣門祇候利州路第五將賡政子特錄之

甲午尚書右僕射湯思退遷左僕射參知政事陳康伯
守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謂康伯曰卿靜重
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今與思退共政如有可否
不憚商量康伯曰大臣論國事進退人材自當用心若

媿媿取容植黨以自固臣不敢也故事宰臣初除例賜銀絹至是思退等辭上曰此舊格何足辭思退等言今國用匱乏自人主及百司皆當節省庶幾有濟臣等若盡受何以風百僚力請減半上從之 省樞密院機速房

乙未以皇太后服藥赦天下命輔臣祈禱天地宗廟社稷自是不視朝召輔臣奏事於內殿

丙申放臨安府公私僦錢半月詔諸路四等以下戶去

年未納稅賦兩浙江東西去年水災賑貸物料及浙東江西民田為螟螣損稻者其租稅皆蠲之丁酉減僧道今年免丁錢之半己亥詔見監贓罰及賞錢並與除放皆為東朝祈福也

庚子皇太后韋氏崩於慈寧宮年八十國朝典故自南渡後多有司省記至恤章又諱不錄至是一時斟酌皆出於太常寺少卿宋棐而博士杜莘老又以古誼裁定辛丑百官班慈寧殿宣遺誥時百官入臨皆吉服吏部

員外郎虞允文獨易服有非之者允文不改俄詔百官易服入內侍省副都知衛茂實都大監領大行皇太后葬事睿思殿祇候馮孝宗造梓宮凡葬事之費皆以慈寧殿錢物給之詔三衙皇城司官並依故事宿直壬寅詔權吏部侍郎沈介時暫兼權禮部侍郎

癸卯大殮殿前馬步軍司統制官以下並許就本寨成服自是日再臨前一日宰相召太常博士杜莘老赴堂曰有旨問含玉之制莘老曰禮院故事所不載以周禮

典瑞鄭元所注製之其可因立具奏上覽之曰是真禮

官也翰林學士周麟之為大金奉表哀謝使吉州團

練使知閤門事蘇擘假崇信軍節度使副之時朝廷已

議定遺金金繒等物麟之固請增幣而後行

此以梁仲敏劾麟之

章疏麟之至金金主亮喜其辨利錫賚加厚燕之二日

中貴人至館密賜金瀾酒三尊銀魚牛魚各一盤尊盤

皆金寶器併令留之麟之以例辭金主不許曰一時錫

賚出自朕意何例之有麟之歸以其物繳進上復賜之

此據趙姓之史及麟之墓誌修入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載金蘭酒亭云金蘭燕京山名而麟之墓誌所書乃用

此瀾字
當考

甲辰有司以辰日罷哭臨起居郎權中書舍人黃中爭之曰此非經且唐太宗猶以是日哭其臣况臣子於君母乎

丁未百官以上未聽政詣文德殿門進名自是不復臨
戊申尚書吏部侍郎葉義問充按行攢宮使內侍衛茂
良副之 四川茶馬司言昨來差殿前馬步兩軍自就

石冒峯鉄兩場取馬係本司遣使臣管押立定賞罰故
倒斃數少今兩軍遞送無人任責則倒斃數多乞依舊
從本司差人押赴興元府交付兩軍從之

冬十月辛亥朔不視朝文武百僚詣文德殿門進名奉
慰自是朔望皆如之

壬子小祥上詣几筵殿行禮

癸丑皇太后殿攢有司以權制已訖請百官以吉服行
事黃中復曰唐制啟攢雖在易月之外猶曰各服其初

服今以易月故而遂吉服以殯非禮也朝廷用之於是百官常服黑帶入朝衰服行事

甲寅上始聽政御慈寧殿之素幄召輔臣奏事 命參知政事賀允中撰大行皇太后哀冊文兼書并篆謚寶同知樞密院事王綸撰謚冊文并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楊椿撰謚議 起居舍人楊邦弼為賀大金正旦使右武大夫榮州刺史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張說副之太府卿李潤為賀生辰使閭門宣贊舍人張安

世副之 詔以保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
使吳益為攢宮總護使尚書戶部侍郎董革為橋道頓
遞使

乙卯太尉主管少軍司公事趙密為修奉總管入內
侍省押班王晉錫為都監睿思殿祇候馮孝宗為承受
應營奉事委知臨安府趙子灞知紹興府王師心兩浙
漕臣錢端禮應副具數報都大監領所支還時兩使及
按行監領修奉五司共辟官屬八十五員而兩浙帥臣

監司之屬不與焉

丙辰侍從臺諫兩省郎官以上議皇太后謚於尚書省
己未左朝奉郎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樊光遠特降一
官先是福州水災而守臣辛次膺提舉常平公事周操
皆未知光遠並攝其事不即賑濟上聞之乃有是命

辛酉詔監司守臣在外諸軍帥並免進賻贈應已科市
於民者皆歸之

壬戌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楊椿上皇太

后謚議曰顯仁

癸亥直秘閣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楊俊兼權
兩浙轉運判官應副頓遞司隨行支費

甲子大祥上衰服行禮百官常服陪位

丙寅禫祭

戊辰上始御前殿 直敷文閣知臨安府趙子瀟言將
來梓宮渡江江岸止有渡船二十隻乞下三衙各借馬
軍船十隻并水手應副津渡從之 是日頓遞使董萃

辭行

辛未雨同知樞密院事王綸因奏事言梓宮進發河道無淺涸之患上因論溝洫利害云往年宰臣曾欲盡乾鑑湖云歲可得米十萬石朕答云若遇歲旱無湖水引灌卽所損未必不過之凡慮事須及久遠也綸曰貪目前之小利忘經久之遠圖最謀國之深戒也

癸酉同知樞密院事王綸言密院大事每與三省同議上曰樞庭雖五代之制疑太祖太宗曾入思慮五代弊

法祖宗掃除略盡惟存此一二大者必有深意都民望嘗有疏言軍政豈可令宰臣不與意謂樞庭非法朕已收之矣上又曰大臣固不當疑雖人告其不軌朕亦不信若有姦邪即罷之不當任而疑也綸曰自古帝王用人之道無越於此矣

乙亥詔禁止沿淮私渡盜買鞍馬博賣物色已是嚴切尚慮冒利之人或假托貴要或作軍中名目徃來買賣令帥憲知通加意禁約有違戾去處即時奏劾當繼遣

御史遍行譏察犯人如有假托追赴大理寺根究從軍

法處斷其失察故縱官吏並當編竄遠方旬具有無申

三省樞密院 詔諸路和糴米斛並募土豪及子本客

人自備船裝載每石千里支水脚錢二百文二萬石補

進義校尉其他皆以遠近多少為差除耗及搭帶一分

稅物如舊用戶部請也

江西元旨見二十八年七月庚申

丁丑奉皇太后謚冊告於太廟行事官常服去帔

戊寅上冊寶於慈寧殿 是日攢宮破土作新城門於

候潮嘉會二門之間直跨浦橋江次以梓宮所由出也
凡經由道隘民居權撤之每楹賜錢二十千為遷徙之
費

己卯左朝請大夫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王傳
主管台州崇道觀理作自陳先是戶部員外郎魏安行
自吉州召還言本州官田當賣者計直一百三十八萬
餘緡而傳覈實以為可賣者二十二萬緡而已朝廷疑
其高下遼絕故有是命仍令提刑司看詳以聞

日歷于
傳祠命

下注云因依未見今以紹興三十年五月辛卯臺諫章疏內擬取修入提刑司者詳明年四月丁丑所書

是月金主亮再役諸路夫匠造軍器於燕京令尚書右

丞李通董之又令戶部尚書蘇保衡侍郎韓錫造戰船

於潞河夫匠之死者甚衆

此據宋翌金亮本未修入張悌正隆事迹二事並在來年

正月與此不同

十有一月

按是月辛巳朔

甲申日南至命尚書工部侍郎王晞

亮祀昊天上帝於南郊以輔臣皆奉冊寶不克齋故也

丁亥參知政事賀允中保信軍節度使領閭門事提點

皇城司鄭藻為皇太后遺留國信使副故事使者入北境當服黑帶鞵至是朝廷慮北廷不從已命允中等隨宜改易允中等至汴京金主亮命吾故叛將孔彥舟押宴且用常例賜花允中辭曰使人之來致太母遺物國有大喪樂何忍聞况戴花乎其天使怒謂將殺之允中曰王人無暴事固有體吾年餘七十矣當守節而死彥舟解曰兩國通好久參政勿動心也揖允中坐命左右捧花侍側而已

隨宜改易帶鞵据會要乃十月丙辰詔旨今附見熊克小歷載允中至汴京事

在月末按日歷允中十一月三十日庚戌方發臨
安則其至汴京當在十二月正月之間允蓋誤也

己丑大行皇太后啟攢上服初喪之服以祭禮畢更素
服還內百官亦如之

庚寅百官朝臨 左武大夫昭慶軍承宣使董仲永兼
權入內侍省押班

壬辰右朝請大夫知真州王珪降一官放罷今後永不
得與知州軍差遣以淮東諸司言其用刑慘酷也

晁公
迥撰

珪墓誌銘知真州益務為寬大出俸錢糶米五千餘石
以減民輸訟者至諭之其情得深自悔謝以去強猾者

然後刑之隨部使者有與公不相能誣奏貶秩一等免
某部尚書洪遵殿中侍御史汪澈論其枉召還所貶秩
提舉淮南東路
常平茶鹽公事

甲午中書舍人洪遵暫兼權直學士院以楊椿將渡江
故也

乙未百官朝晡臨

丙申顯仁皇后靈駕發引上啟奠於慈寧殿祖奠於庭
遣奠于麗正門外禮畢上易吉服還宮太史焚衰服

是日行在文臣路祭於城外自選人以上月俸每千輸

三十錢祭畢以其餘輸左藏而后妃宰輔侍從臺諫外
戚內侍諸軍將佐皆以壓祭絹賜之有司以鹵簿儀物
未備請權以儀衛服紫青褐衣執持儀物代充用昭慈
權攢禮也

戊戌上御後殿輔臣榻前慰問上哽咽流涕

己亥命入內侍省押班張去為提舉欽奉几筵 責
授成州團練副使符行中卒于南雄州

辛丑閤門宣贊舍人劉炎帶御器械 左朝請大夫淮

南轉運判官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孟處義為江
南東路轉運判官尚書戶部員外郎魏安行直敷文閣
為淮南轉運副使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專一措
置淮東營田 左朝散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徐康知
真州

丙午顯仁皇后掩攢宮在永祐陵之西去顯肅攢宮十
九步舊下宮分前後殿至是更築前殿以奉徽宗中殿
以奉顯肅顯恭顯仁三后神御而後殿奉懿節如故於

是始立四隅以二十里為禁城居民皆徙之又有士庶
邱墓雜錯其間陰陽家請悉挑去宗正寺主簿權太常
丞吳曾從而和之時監察御史任文薦奉詔監掩攢宮
就令按視乃挑其近攢宮者百七十有二穴而已

此以會要

參修熊克小歷言獲免者七百六十餘
穴此乃汪澈奏請事見明年四月辛未

丁未殿中侍御史汪澈言祠部員外郎兼權國子司業
張洙神識昏蒙常如醉夢於課程規矩恬不介意國子
博士陳豐素無行檢居官蓄妓士所不齒太學博士李

石好立邪說敗壞文體傲視流輩不安分義大學正田
興宗操心彊狠使氣忽下今春公試嘗取落韻賦入選
士人至今傳笑詔並罷先是武成王廟生芝草學官白
宰相欲稱賀石謂於五行乃金沴木將為兵兆執政不

樂故遂罷

學官四人俱罷必有其故也他書不見今以李石方舟集和張益州芝草詩修入按此時

朱熙載為武學博士熙載實湯思退所薦或者武學官欲賀而兩學議論不同故也此事當與黃中相聞已見今年四月壬寅李石詩附于後紹興己卯武成廟廟殿之棟三秀芝太學奔走槩多士日遞百匝不斃離欲奉九重望恩幸寒餓水火如切肌先期到堂白宰相宰相曰可甚易為樂工伶倫飾金玉以薦清廟載歌詩石時

官忝博士職宜敢立論超等夷曰此五行金沓木木不
曲直當聞之將軍鷹揚兆異氣弄兵往往憂潢池刃今
裕民民未裕聖慮日軫天下飢斯
言一出至掖日再召再逐猶歲時

戊申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折彥質告老
特遷左中奉大夫致仕 右宣教郎知池州南陵縣葛
騏特轉一官再任仍令中書省籍記姓名先是邑民陶
滋等詣行在言本縣昨經兵火被害最甚民多流移騏
注意愛民流移之人接踵而歸田野開闢相次復舊乞
令再任事下本路提點刑獄公事陳良翰等究實如滋

言故有是命

庚午虞主渡江

十有二月辛亥朔有司於浙江亭行六虞畢百官奉迎
虞主還慈寧殿上行安神禮初議反虞或謂上哀勞欲
以宰相行事主議者甚力乃命兵部侍郎兼權禮部侍
郎楊椿權宗正卿行事太常博士杜莘老曰古今無是
比卒正之

癸丑上服素黃袍黑帶素履詣慈寧殿行七虞之祭八

虞九虞皆如之 左朝請郎知蘄州章燾主簿官口州崇
道觀從所請也 右武大夫吉州刺史知杭州崔邦弼
移知蘄州

甲寅諜報北界揭榜禁妄傳起兵事上曰此事有無固
不必問朕觀其科擾勞役民不聊生豈是久長之道朝
廷精擇牧守務為自治安邊息民靜以待之耳湯思退
曰彼失人心陛下以聖德兼愛南北天命不歸而焉往
恢復之期可指日而俟矣

乙卯秘閣修撰知揚州劉岑直秘閣知襄陽府向伯奮並別與差遣時言者奏岑志廣而才踈輕財而尚氣雖久更練而天資素稟未易頓單伯奮編中而浮外多誕而不情雖無過而緩急恐不可恃望移別路監司郡守使各當其才別選靜重端慤之人徃守二邊以固吾圉從之尋移伯奮提點荆湖南路刑獄公事

岑明年二月癸亥改除

是日吏部員外郎洪邁面對論本朝尤重告老之制宣和以前士大夫未有既死而方乞致仕者南渡之後

故實散亡朝奉武翼郎以上率為此舉甚者宰輔大臣
考終於內其家發哀舉服已降旨聲鐘給賻而方且為
之告庭出命制辭中不免有親醫藥介壽康之語如故
相秦檜万俟卨高知樞密院沈與求是已其在外者非易
箒屬纊不復有請乞令吏部立法今後當得恩澤之人
物故者即以告所在州州上省部然後考其平生於式
無累者輒官其後人若真能陳義引年或辭榮知止者
則厚其禮節以勵風俗賢於率天下為偽也上曰朕記

得此事之廢方四十年當如卿語時執政多以為然而
左僕射湯思退難之其議遂寢 武功大夫帶御器械
劉澤領榮州刺史知襄陽府澤初為侍衛馬軍司後軍

統制周麟之洪遵張孝祥奉詔薦其才故復此授

澤八月丙

寅自統制
為御帶

己未幹辦內東門司謝琢罷日下押出門以盜賣翠錢
入已也

庚申尚書左僕射湯思退以永祐陵奉迎錄上之藏於

敷文閣 是日金國賀正旦使施宜生等入境先是宜

生坐范汝為事遠竄遂奔偽齊

事見紹興二年二月甲子

齊廢復為

金用累遷禮部尚書至是以翰林侍講學士來賀來年

正旦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耶律翼副之接伴

使宗正少卿金安節帶御器械韓侯遜之於淮岸安節

發舟至中流互問聖躬已宜生遣人謂安節此特賀禮

而來遜使安得服黑帶安節答曰太后上仙未遠若純

吉服恐或失禮北人曰既以日易月豈得至今未葬安

節曰以日易月乃太后遺誥耳主上至孝以未卒哭尚衣素服朝廷百官皆是黑帶北人曰頃者哀謝使之來朝廷以宋國有喪尚令止樂今宜生等持賀禮而行况使當以吉禮相待安節曰往者哀謝使雖在制中不敢易服尊上國也今在境內自當如禮久之宜生遣人來云請使副自便安節疑其語不誠即召其引接宋國趙選諭之云此事上有朝廷非使副所專日已向暮幸速赴宴有頃宜生等答曰且從所諭相距踰兩時乃至岸

先是禮官疑北人不聽奏令接伴使副量度施行

十一月辛

丑
安節固爭乃已

辛酉右承議郎知蔣州龔濤直秘閣先是蔣州羣盜謀作亂濤先事擒戮之事聞故有是命 左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王揚英卒

壬戌上親行卒哭之祭

甲子祔顯仁皇后神主于太廟徽宗室尚書左僕射湯思退為禮儀使上服袍履步導虞主至麗正門外奉辭

遂命端明殿學士張燾題神主命嗣濮王士輅安定郡

王令諷安慶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事士街享於太廟

祖宗皆用特羊備樂舞故事題神主畢附享於祖姑之

下及是以太廟殿室隘乃設幄於英宗室外之東西鄉

用權禮也

十月己巳
太常寺申

初議升祔後百官純吉服而金之

弔使未至朝廷疑之禮官楊椿等乃請竝止旦使還條

具取旨

明年二月
甲子純吉

丙寅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燾試吏部尚

書初上知普安郡王之賢欲建為嗣而恐顯仁皇后意
所未欲故遲回久之顯仁崩上問燾以大計所在燾曰
儲貳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今兩郡名分宜
早定上喜曰朕懷此久矣卿言適契朕心開春當議典
禮燾頓首謝時風俗侈靡財用匱乏燾勸上止北貨之
貿易省非時之賜予罷土木減冗吏躬行節儉民自富
足上嘉獎再三

此並以燾行述修入顯仁皇后所未
欲等事詳見日歷明年二月甲子

侍御史朱倬試御史中丞左司諫何溥試右諫議大

夫左正言都民望為右司諫初上命淮南南京西帥

漕司講究兩淮荆襄使無曠土以聞直敷文閣新淮東

轉運副使魏安行乞募民力田其法曰身勸民墾田及

七十五頃者補副尉五百家者補承信郎

大率每招一戶墾田三十

畝賞錢四千自是等而上之

已仕者遞遷有差諸軍所汰官兵願耕

者予三月俸牛種廬舍皆從官貸滿五年仍償其田並

為永業仍免十年租從之

三十年三月癸未所書

丁卯以顯仁皇后外祔釋臨安紹興府杖以下罪囚

尚書兵部侍郎直學士院楊椿進尚書仍兼權翰林學士 延福宮使德慶軍承宣使入內內侍省押班張去為為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右武大夫昭慶軍承宣使權入內內侍省押班董仲永為入內內侍省押班

戊辰直秘閣汪應辰試秘書少監 左承事郎王十朋

守秘書省校書郎 成州團練使知閤門事劉允升為和州防禦使以解帶恩也 右朝奉大夫陸廉知楚州藍師稷移知純州

辛未同知樞密院事王綸進知院事成都府路轉運判官路允修罷仍永不得與知州監司差遣以殿中侍御史汪澈言其貪墨也

初三省樞密院澈賞庫及諸書局歲用錢三十八萬五千餘緡銀六千餘兩而絹不與焉御史中丞朱倬指為永費又言諸路圭租歲收二十三萬斛有奇錢帛絲麻象漆雜物不與州縣有過給者

倬上此議在四月辛亥時為侍御史

上命

倬與臺諫給舍議之中書舍人洪遵等奏減給賞等錢

二十萬緡

舊堂厨萬五千緡東厨萬二千緡玉牒所歲用二萬四千緡日歷初令所國史院各二萬

餘緡尚書省獨設萬三千緡中書省七千緡密院九千緡今皆捐其數二十二年七月壬戌又減

又請

州縣圭租如格則止壬申從之 左迪功郎鄭聞守太

學博士 直龍圖閣知鼎州凌景夏乞減程昌寓所增

蔡州官兵衣糧錢六萬四千餘緡詔減四分之一

甲戌詔減西和州官賣鹽直之半先是州之鹽官井歲

產鹽七十餘萬斤半為官吏柴茅之費半鬻於西和成

鳳州歲得錢七萬緡為利州鑄錢之本

十五年始

鹽多地狹

每斤為直四百民甚苦之上聞故有是命 是日夔州大火燔官寺民居甚眾焚死者凡六人

乙亥戶部言昨令兩浙江湖六路轉運司市軍儲今已糴到一百萬石乞就整更糴二十五萬石上從之 中書舍人洪遵刑部侍郎黃祖舜奉詔薦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新浙江兵馬副都監李寶勇足冠軍知能料敵以寶為帶御器械時寶自鎮江軍中統制官纔離軍也 丙子金國賀正旦使施宜生副使耶律翼見于垂拱殿

以諒闇故命坐賜茶正侍郎觀察使以上皆與上服素
黃袍黑帶供張皆用素黃衛士常服去銀鶯對鳳侍坐
者錦整易以紫素既見命大臣就驛賜燕不用樂辭亦
如之時吏部尚書張燾奉詔館客宜生素聞其名畏慕
之一見顧翼曰是使南朝不拜詔者也宜生聞人燾以
首邱桑梓語之宜生敬燾頗漏敵情燾密奏之且言宜
早為之備上深然其說亮又隱畫工於中即使密寫臨
安之湖山城郭以歸既則繪為屏而圖已之像策馬於

吳山絕頂後題以詩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蓋亮所

賦也

此據金亮本未增修宋翌云此詩翰林修撰蔡珪作詭曰御製按世傳亮詞句頗多未必珪作也王

敦詩作王之望文集序曰亮贈其相溫都詩曰一醉吳山頂上峯與此小異

已卯資政殿學士知潭州魏良臣奉詔薦淮西馬步軍

副都總管兼知廬州劉綱臨戎果敢馭衆嚴明浙東馬

步軍副總管李橫知勇無前廉靜不擾詔樞密籍記姓

名時綱在廬州籍淮西之民得百餘萬奏言皆可用為

精兵其意謂淮南與淮北相接其民習戰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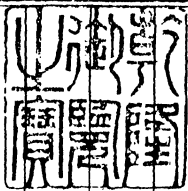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二十有五人 兩浙等十六路

上戶部主戶七百六十四萬口一千二百八十萬客戶

三百四十四萬口三百九十五萬皆有畸

都計戶一千一百九萬一

千八百八十五口一千六百八十四萬二千四百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三金人地名考證

溫都

原書作溫
誤今改正

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五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臣李承厚

謄錄監生臣陳堉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四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三十年

歲次庚辰 金海陵 煬聖亮正隆五年

春正月庚辰朔不受

朝金國賀正旦使施宜生等詣西上閤門進名奉慰命
兵部尚書楊椿假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就驛燕之

戶部郎中總領湖廣財賦彭合言荆南府新招效用六
千兵又馬軍司遣戍兵千二百人歲當用錢六十五萬

緡米七萬三千餘石乞科撥戶部言所招効用見止有三千人難以全行科降乞將江西茶引錢二十萬緡廣東合起赴行在鈔鹽錢十萬緡湖南北京經制錢十萬緡湖南上供米五萬石應副本所支遣從之

壬午中書門下省言贍軍諸酒庫舊委左右司官專一點檢近年趨辦不敷拖欠額錢緣戶部事務繁冗獨員點檢不前詔今後從三省擬差官一員或兩員專一點檢措置其戶部每年息錢依舊應副尋以命左司員外

郎邵大受

甲申賜北使宴於都亭驛命宰相陳康伯押伴

乙酉北使入辭 中書舍人洪遵兼權尚書禮部侍郎

丙戌北使施宜生等出國門故事北使以八日出門九

日宴赤岸至是宜生等不肯用例是晚抵赤岸宴罷即

行

戊子太尉知荆南府節制屯駐御前軍馬劉錡言所招

効用六千人乞以荆南駐劄御前効用中軍左軍為名

分四將仍以右武大夫周贇充左軍統制閤門宣贊舍人荆湖北路兵馬都監劉汜充中軍統領皆從之先是賜錡回易錢四十萬緡及是錡請益三十萬緡詔出御前激賞庫錢權貨務通鈔與之如其數

增支回易錢在是月庚寅

部員外郎虞允文面對論金決敗盟時時為南牧之計必為五道出蜀口出荆襄止以兵相持淮東沮洳非用騎之地他日正兵必出淮西奇兵必出海道宜為之備上頗納其言是日北使至秀州遣人告伴使金安節

以欲蹉程前去副使耶律翼即遣人持挺擊逐挽舟之人俾用力牽挽夜漏下二十刻抵平江府

己丑賜宴北使纔至府治右都管不赴即俾其徒逐所乘舟出城宜生等宴罷馳出閭門七里乃及之

庚寅權尚書戶部侍郎董革充集英殿修撰知湖州

右承議郎周淙知滁州淙歸安人也 右朝奉郎知通

化軍方仍知蘄州

辛卯北使施宜生等至鎮江府賜宴不受遂即時渡江

壬辰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楊倓乞常平米斛
許糴稻穀別殿安頓庶幾可以停久從之

癸巳詔諸州守臣間有闕官可令六曹尚書侍郎翰林
學士臺諫官正言已上各舉曾任通判資序公勤廉明
治狀顯著可充郡守者二人仍保任終身犯贓及不職
與同罪其嘗任郡守雖有公累而實材可用者亦聽舉
尚書左司員外郎邵大受權戶部侍郎仍兼點檢贍

軍激賞酒庫

此又與今年正月壬午中書奏畫指揮不
同詳此恐止是不令董革干預故革以此

求去耳當求
他書參考

左宣教郎尚書司封員外郎鮑彪引年告

老吏部郎官楊朴虞允文葉謙亨胡沂洪邁司勳郎官
陳俊卿考功郎官陳棠等言彪篤學守道安於靜退甲
科及第處選調二十年了無遺佚阨窮之歎其博物洽
聞可以備議論清介端慤可以表搢紳春秋雖多不見
老人衰憊之態而勇退戒得陳義甚高望表而出之以
勵士大夫之節制曰壯而仕老而歸君子出處之大致
也故朕於知止之士愛之重之思所以致其厚者爾以

經明行修早擢上第擁闕不試幾二十年龐眉郎潛垂
上清近今纔七十耳幡然上歸老之章爾之志決矣朕
何忍閔勞以官職之事乎褒進文階華以命服且詔有
司上其子若孫一人大夫其修身守道以昌高年優游
里閭以須三老五更之召可特授左奉議郎守尚書司
封員外郎賜緋魚袋致仕 省御厨兵二百人翰林司
兵百人付步軍司填闕額 是日北使至楚州其下奪
巡檢王松所乘馬松不與乃誣松從者云以杖擊我副

使耶律翼怒命捕松覆面以馬捶捶之二百餘幾死

甲辰至洪閘編閘官郝定以潮來應不即啟閘翼怒執而鞭之晚至盱眙軍宴罷風雨作不可渡淮乃止

甲午詔修內司并潛火兵共千五百人可減五百人付步軍司填闕額 是日雷作非時

乙未金國賀正旦使施宜生等渡淮故事北使既登舟即舟中與伴使置酒三行而別去是日天欲明送伴使金安節等至淮岸國信副使耶律翼已先渡淮北去宜

生已下皆不及知安節遂於中流瞻送而已

丙申尚書吏部侍郎同修國史兼侍讀葉義問同知樞
密院事 廢御書院 詔御輦院下都輦官減一百人
付步軍司願放停者聽

丁酉宰執奏三衙彊刺平民充軍乞約束上曰已先戒
三司不得強刺大抵既非情願不惟長短強弱不應程
式其心亦不肯為用緩急如何使令王綸等曰誠如聖
訓上又曰聞場務復於米斛巧作名以收稅致商販不

行綸曰此由監官不得人致專攔作弊上曰昨見河朔有步擔米專攔猶於十里外收稅况舟船之多其擾可知當嚴禁止之 罷軍容班本殿前司樂工也九年以二百人為額及是罷之先是御前置甲庫凡乘輿所須圖畫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取於甲庫故百工技藝精巧者皆聚於其間日費亡慮數百千禁中既有內酒庫而甲庫所釀尤勝以其餘酤賣頗侵戶部贍軍諸庫課額以此軍儲常不足前一日吏部尚書張燾因對論

甲庫萃工巧以蕩上心酷良醞以奪官課教坊樂工員數日增俸給賜賚耗費不貲皆可罷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明日罷甲庫諸局以酒庫歸有司減樂工數百人

燾之從容補益皆此類也

此以燾行述修入日歷正月七日丙申張燾已見進對

十八日丁酉有旨軍容班可罷故知行述所云即此事也

權吏部侍郎沈介等言

奉旨接伴大金弔祭人使伏見去年以來使命往來頻併竊慮州郡財用不足橫取於民兩淮流民未復尤為費力望令逐州具今次實支錢數轉運司勘驗保明申

朝廷給降從之 詔今後奉使大金使副不以兩府侍
從過界後並依常例坐車馬不得妄於例外索覓轎子
前去盱眙軍不得應副

戊戌為榮州刺史情納婦錢氏錢氏秦魯國大長公主
曾孫也禮官言情於顯仁皇后無服紀故成婚 太常

寺言諸路州軍縣鎮有與顯仁皇后謚號同稱者欲改
為顯正宮觀為顯真寺院為顯慈廟額封號為顯烈從
之

庚子命輔臣朝獻景靈宮以上未純吉服故也先是禮
官引熙寧故事乞分命宰執行禮既從之矣權吏部侍
郎兼權禮部侍郎沈介復言今祔廟禮畢天地宗廟百
神之祀並皆如儀將來大享明堂亦合朝享景靈宮朝
獻太廟若於四孟獨否恐無以副主上之誠孝乞依典
禮躬詣上終以為疑會介出迓使人後五日有詔郊祀
行事稽之禮經盖無可疑若四孟朝獻景靈宮元豐以
來自有典故可令給舍臺諫禮官詳悉討論參以古誼

議定聞奏於是上不出而命輔臣分詣自是遂為永制

禮部乞躬詣在正月甲申得

旨詳議在癸巳今併書之

壬寅淮南轉運判官兼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提領
營田張祁言本路係官荒田共四十八萬餘畝並江圩
埤近山陂塘兵火後民間無力修築乞從本司支官錢
修築開浚募人開耕仍許百姓承佃其見今為業之人
亦聽借請牛糧盡數開墾從之 是日金主亮殺其翰
林副使祁宣先是宣上封事略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

今北有造軍器之煩勞南有修大內之重役百姓久苦
轉戍不勝疲弊願陛下權罷其一俟一成而再計之兼
來歲害氣在進不利興師望陛下以天下爲念社稷爲
心曲從臣請亮怒令執而戮之宣神色自如曰臣年七
十死固足矣但恐陛下將來不及臣耳語未竟左右以

刃刺其頰遂誅之

此據張棟正隆事迹修入棟以為庚辰年正月二十三日事故附於此壬

寅二十五日也煬王江上錄云正隆二年八月在京值中秋設宴百官翫月忽黑雲遮月亮索筆作鵲橋仙小詞翰林學士祁宣奏曰陛下敗盟興師無故舉事興工動土勞役生靈望陛下察天地之不祥收兵罷役通和

南宋復還故都天下幸甚亮大怒斬之滅其族按正隆二年乃紹興二十六年比時亮舉兵之謀未露於外不應云背盟興師恐錄誤也棟以祁宣為翰林醫官使而江上錄以為翰林學士亦復不同按大定金詔有云頗遣信誓動衆興兵醫人祁翰副陳諫不可便行誅戮與棟所記正同今從之

癸卯戶部奏科撥諸路上供米斛鄂州大軍歲用米四十五萬餘石係於全永郴邵道衡潭鄂鼎州科撥荆南府大軍歲用約米九萬六千石係於德安荆南府澧純復潭州荆門漢陽軍科撥池州大軍歲用米十四萬四千石係於吉信州南安軍科撥建康府大軍歲用米五

十五萬餘石係於吉撫饒州建昌軍科撥鎮江府大軍
歲用米六十萬石係於洪江池宣太平州臨江興國南
康廣德軍科撥行在合用米一百十二萬石就用兩浙
米外係於建康府太平宣州科撥其宣州見屯殿前司
牧馬一歲約用米并折納馬料共三萬石係於本州科
撥並令逐路轉運司收樁起發時內外諸軍歲費米三
百萬斛而四川不與焉先是魏安行為戶部員外郎請
度地里遠近而均撥之故有是命內有州府地里遠近

不同處仰轉運司開具申省 左朝奉大夫守宗正少卿金安節武翼郎帶御器械韓俛各特降二官坐送伴失職也尋詔敦武郎楚州馬邏巡檢王松特轉一官與陞擢差遣仍賜錢五百緡 敷文閣待制楊揆卒

甲辰詔御輦院三營共以九百人為額今後不許增置招填 權戶部侍郎邵大受乞增置贍軍激賞新中酒

庫從之

此未知有無與前日
罷甲庫事相問當考

乙巳詔今後侍從臺諫右正言以上在外帥臣前兩府

及侍從以上所舉統制統領官各遷一官防禦使已上
取旨將官以下令赴三省樞密院審察不願赴闕者令
本軍遇闕先次陞差三省樞密院籍記以備擢用餘人
所薦並籍記三省樞密院審訪材能以聞先是有旨令
中外薦武臣而被薦者衆朝廷無以處之故有是命

右武大夫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搏特轉行一官以
右諫議大夫何溥左司諫都民望奉詔共薦搏策慮深
沉可備邊帥故也 詔潼川府銅山縣出產銅依舊中

賣入官月以五百斤為額先是秘書省正字馮方乞更
不立額令窟匠自採打盡赴官中賣依條抽三分入官
而戶工部言恐窟匠不肯盡數打採損失官課方議遂
格

丙午直敷文閣知臨安府趙子瀟秘閣修撰兩浙轉運
副使錢端禮直祕閣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楊
倓並進職一等顯謨閣直學士知紹興府王師心落直
字兩浙轉運副使湯沂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徐度

並直祕閣以應副攢宮有勞也 左朝散大夫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都察為尚書戶部郎中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

丁未右內率府副率愷為右監門衛大將軍 中書舍人兼權樞密都承旨洪遵試尚書吏部侍郎 權工部侍郎王晞亮試給事中 太常少卿宋棐權禮部侍郎 敷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揚榘奉詔舉閣門祗候殿前司準備將岳建壽令都堂審察既而以為閣門宣贊

舍人陞正將

建壽除命在三月甲戌

履正大夫安德軍承宣使

興元府駐劄御前前軍統制傅忠信知洋州用都統制

姚仲奏也先是命金州前軍統制吳琦守洋州而仲言

琦所統軍馬隸屬金州節制與仲所部事不相干乞移

琦他郡故有是旨左朝請郎王墨卿卒尚書吏部

員外郎葉謙亨兼權中書舍人奉國軍承宣使提舉

台州崇道觀韓世良卒

二月庚戌朔屯田員外郎韓彥直言度牒之為國蠹久矣

陛下確守禁止十數年來戶口增闢民庶蕃衍蓋由此耳伏見諸州縣寺觀僧道事故多隱而不申輒復求人代名州縣無由知覺望令禮部歲具諸州軍見在僧道人數并繳納到度牒數目開項具申臺省比類考據摘其弊之尤者取旨施行庶幾有官守者知所懲畏從之辛亥左武大夫洪州觀察使淮南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兼權知廬州劉綱領武康軍承宣使知廬州以攝帥踰年職事修舉也

甲寅罷夔州路茶引先是右朝請大夫董時敏知忠州嘗請罷權夔茶都大主管四川茶馬公事許尹不可既而尹復言商旅不通委於民夷不便而都茶場以其前後異說持之不行及是成都府路轉運副使權提舉茶馬王之望復以為言遂弛其禁

董時敏申請在紹興二十七年今併書之

乙卯大金弔祭使金吾衛上將軍左宣徽使大懷忠副使太中大夫尚書禮部侍郎諾延溫都謹行禮於慈寧殿朝散大夫充翰林修撰同知制誥石琚讀祭文

琚中人

見已先是朝廷聞懷忠等之來命吏部侍郎沈介帶御器械劉炎接伴既而邊吏奏有讀祭文官乃詔直秘閣淮南轉運副使魏安行假太常卿準備引接懷忠等行禮畢見上於殿之東楹故事弔使當服素羅衫黑鞵帶有司既製以待之禮官又疑當罷天竺觀濤之游恐北人不聽乃請館伴使副洪遵曹勛審度說諭從宜施行於是遵言元祐八年例北使詣寺觀燒香又至凝祥池觀者今來弔祭使副自入界後常服金帶欲依故事排定觀

潮燒香衣服聽從其便

正月壬寅得旨說諭二月庚戌申明有旨依

初禮部

御史臺閣門太常寺議上縞服焚香畢與大臣皆立於

几筵前褥位北使祭奠已御東楹之素幄北使升殿上

舉哭受書詔侍從臺諫參考典禮同議議者吏部尚書

張燾等皆以為當

正月壬寅所定

既而閣門續擬定上宮中先

行燒香之禮畢赴御幄簾降人使入門幄中舉哭人使

陞殿吏部員外郎葉謙亨胡沂攝中書舍人捧祭文人

使行禮畢退赴殿門外簾捲人使捧書陞幄北面立稍

前跪進上起立舉哭接書以授內侍人使還立位復前
跪傳金主語問聖體退立客省官承旨宣問金主聖體
人使跪聽訖上復座人使下殿入內侍省都知啟書
以授宰執同進呈人使起居六拜出殿門

已上續定節
次係二月癸

丑畫旨內葉謙亨等攝舍人係
正月癸卯先降旨今併書之

館伴傳旨別賜使副器

幣各二百匹兩讀祭文官百四十匹兩

正月丙
午畫旨

既退命

輔臣就驛燕之不用樂 是日慈寧殿幄帟皆用素御

幄以黃館設以青

正月巳
亥畫旨

琚嘗為接伴副使禮官初欲

以使介禮待之

正月辛卯申明

既而北引接言止係屬官於是

見辭賜物皆以副使例裁定

正月甲辰國信所狀讀祭文見辭謝射例物總為銀

七百九十三兩錦羅綾絹共二百九十七尺衣三襲各五事金二十兩荔枝腰帶一條十二兩束帶二條錦被

褥靴笏幘頭弓箭依使副例

是日雪

丙辰北使觀潮上遣中使就驛特賜使副及讀祭文官

襲衣金帶器幣如初見之數初國信所援故事請

正月丙午

畫而館伴使以為重疊乃罷之

二月庚戌申明

尋有旨祭奠帛

慰兩事作一事可並支賜

二月癸丑奏審

於是都管已下皆特

賜銀帛有差

二月甲寅有旨都管各特賜銀絹五十匹兩上節三十匹兩中下節遞減十匹兩自

使副已下共賜金六十四兩衣二十事銀一

千四百九十兩雜色絹一千四百九十匹

丁巳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剛中言本司引試四路特奏

名進士乞降敕差官詔左朝請郎利州路轉運判官蘇

欽監試左朝請大夫知簡州房與之充考試官自是以

為例與之成都人也

剛中奏下在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今併附差官之日

監

察御史任文薦罷先是文薦為別試所監試有告舉人

劉侯度吳漸傳義者文薦不依條扶出而移之簾前且

以狀申都省詔給事中王晞亮密究其事二人皆避知
舉官御史中丞朱倬親而文薦里人也於是詔與文薦
外任 是日北使游天竺寺

戊午命同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和州防禦使知閤門事
劉允升假崇信軍節度使充大金報謝使副謝其來弔
祭也上亦恐金有南侵意因使義問覘之 貢院言應
博學宏詞科西安尉唐仲友合格詔與堂除仲友堯封
子也

庚申左文林郎蔣芾為太學博士芾璿孫也

璿之子奇仕至徽猷

閣待制

左修職郎周必大為太學錄翰林學士周麟

之使金國還入見

辛酉北使辭於几筵殿次辭上於垂拱殿

癸亥上諭王綸等曰近聞馬步軍司從雜賣場市川布甚多恐其搭息刻剝軍人不可不察卿等可同三省詳議禁止自今毋得售與軍中以革抑配之弊於是令追還戶部既而主管步軍司公事趙密言本司前軍先買

川布共四萬匹其實低於市直並係諸隊情願前來取

買乞只依所立價錢赴官送納特免拘收詔今後不得

收買

後音在二月癸酉

直徽猷閣知臨安府趙子瀟權尚書

戶部侍郎

祕閣修撰知揚州劉岑移知溫州辭不赴

改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修武郎利州西路駐劄御

前中軍第三正將曲之績陞充中軍統領之績端子吳

璘所薦也

甲子百官純吉服

是日宰相湯思退陳康伯奏事畢

樞密院官將退上留王綸葉義問同諭之曰朕有一事
所當施行似不可緩普安郡王甚賢欲與差別卿等可
議除少保使相仍封真王衆皆前賀綸義問退上曰朕
久有此意深惟載籍之傳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
也朕豈不知此第恐顯仁皇后意所未欲故遲遲至今
思退曰陛下春秋鼎盛上天鑒臨必生聖子為此以係
人心不可無也上復曰此事出於朕意非因臣下建明
且顧康伯曰去年鄉留身朕亦嘗及此事甚無難者卿

等宜檢點故事進呈宰執退思退留身言適奉聖訓非古帝王所及上曰朕覽唐宣宗事羣臣有議及儲嗣者輒怒斥去可謂不達理矣於是普安郡王自育宮中至是已三十年而王天資英明豁達大度左右未嘗見有喜愠之色趨朝就列進止皆有常度騎乘未嘗妄視平居服御儉約每以經史自適嘗與府僚曰聲色之事未嘗略以經意至於珠寶瑰異之物心所不好亦未嘗蓄之騎射翰墨皆絕人上嘗謂近臣曰卿亦見普安乎近來

骨相一變非常人比也 右文殿修撰兩浙路轉運副

使錢端禮知臨安府 直秘閣知秀州黃仁榮為兩浙

路轉運副使 直秘閣淮南路轉運副使魏安行知揚

州 左朝請大夫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董將

為淮南轉運副使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 大理

國遣使遺邛部川蠻衣甲金器鞍馬且言大雲南皇帝

欲遣左右使臣持貨物入宋買賣虛恨鬼主蒙備言於

黎州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剛中不荅遂已

此據知州馮時行繳中蒙

備狀修入狀稱二月十五日準大理國
大雲南皇帝賜到恩澤云云故附本日

乙丑大理評事元徽之言高祖母安人鞏氏卒乞解官
承重許之時徽之亦年幾五十矣

丁卯吏部尚書兼侍讀張燾充資政殿學士致仕時上
欲用燾而燾以衰疾力辭且言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
維不張何以為國臣年齒已暮氣力已衰是用抗章乞
賜骸骨今言愈切而寵彌厚懇愈力而位益崇儻恃鴻
私不知退避高爵厚祿處之自如則是前後告老之辭

悉皆僥倖進取之計要君罔上欺世盜名公議沸騰臣節掃地雖強顏於此陛下欲安用之疏入上察其誠乃有是命未幾復命遷一官為左中大夫仍給真俸

戊辰三省樞密院進呈普安郡王加官移鎮進封國名及宣制吉日湯思退曰少保開府自元豐以來不並入銜更取聖裁上曰封真王須帶開府儀同三司可且除使相思退曰臣等按典禮非至親不封真王今進封則當冠以屬籍如環衛官稱皇姪之類不知聖意如何上

曰可便以為皇子此事朕志素定已九年矣顧外庭未知爾若如此即瑗諸子亦合加恩數卿等可擬定進呈陳康伯曰聖慮高遠豈前代帝王所可跂及臣敢為天下賀上曰更有一事如恩平郡王璩亦與少恩禮令判大宗正事置司紹興府如此則皆定矣思退言立皇子當降詔及遣官告郊廟上可之 兵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楊椿兼侍讀御史中丞朱倬給事中王晞亮並兼侍講 權尚書吏部侍郎沈介試中書舍人 起居郎

黃中權工部侍郎 起居舍人楊邦弼守起居郎 吏

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葉謙亨守起居舍人

辛未詔近羣臣三上表請依典故以吉服御殿朕雖勉
從深惟人子之孝未能割情且服淡黃袍紅鞞帶俟暮
年易之

癸酉上始服淡黃袍黑犀帶御垂拱殿 宰臣湯思退

等奏立皇子恐合依故事改賜名并具名乞留中奏事
退御筆付三省瑗可立為皇子改名瑋令學士院降詔

遂召翰林學士周麟之赴中書諭旨草詔進入 軍器
少監劉堯仁守兵部員外郎 權戶部侍郎邵大受言
淮浙鹽場諸弊乞於通貨錢內每袋留三百文就場送
納帶還積欠亭戶本錢又言紹興府一歲賣鹽止及十
六萬斤而衢州乃及三百萬斤婺州五百萬斤灼見人
戶盡食私鹽乞嚴為禁止皆從之先是提舉官取鹽本
錢為羨緡以獻而本錢遂乏因令亭戶先輸鹽而後給
本又以所輸出額之鹽理為正額於是犯法者衆土軍

反與私販為市諸場積鹽不售者至五百萬石有奇故
大受以為請 詔右廸功郎沈直清送大理寺究治先
是直清求為葉義問奉使禮物官而義問已辟寶應縣
主簿趙礪老偕行因拒其請直清怒揚言詆義問義問
劾之故有是命既而法寺奏直清比附私罪徒勒停特
送袁州編管直清西安人也

甲戌內出手詔曰朕荷天祐序承列聖之不基思所以
垂裕於後夙夜不敢康永維本支之重彊固王室親親

尚賢厥有古義普安郡王瑗藝祖皇帝七世孫也自幼
鞠於宮闈嶷然不羣聰哲端重亢於宗藩歷年滋多厥
德用茂聞望之懿中外所稱朕將考禮正名昭示天下
夫立愛之道始於家邦自古帝王以此明人倫而厚風
俗者也稽若前憲非朕敢私其以瑗為皇子仍改賜名
瑋詔翰林學士周麟之所草也是日以麟之兼權吏部
尚書

丙子制以皇子為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

建王制既出朝士動色中外大悅

熊克小歷子詔在丙子會要亦同今從孝

宗玉牒蓋甲戌降詔乙亥鑰院丙子宣麻耳熊克小歷乙亥召學士楊椿諭以旨意鑰院甚嚴丙子詔略曰云

云此蓋據陳良祐撰椿墓誌所言而不細考之椿所草乃進封麻制爾玉堂草制亦具著二人姓名克直院累

年不知胡為差誤如此

詔許民間作樂

丁丑宰執入賀上曰昨日宣詔想見人心喜悅湯思退

曰豈惟士大夫雖閭巷細民無不鼓舞仰見睿謀英斷

合天人之心如此上又與王綸等論淮上盜賊因曰

自古銷盜賊之術無如輕徭薄賦綸曰陛下語盡之

矣夫姦凶喜亂世固有之然千萬人中無一二也其餘
悉是善良徭役誠輕賦斂誠薄則民安居樂業雖驅之
為盜賊不從也昨罷榷場南北之商棄物而逃困於道
路無所得食漸至抄掠是時皆勸陛下嚴責州縣捕之
陛下非惟不殺且給之裹糧使各歸業不久遂定上曰
知此道者惟唐太宗綸曰貞觀之治庶幾三代者豈虛
乎哉 是日葉義問等發行在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
道觀沈長卿與義問善至是辟為書狀官長卿至燕而

病比還卒於保州

戊寅殿中侍御史汪澈言祖宗故事凡政刑紀綱禮文法度可以備討論者莫具於會要一書捨是則漫散無統矣章得象王珪所編次止於熙寧十年自元豐以迄於今八十年間未有編次恐歲月浸遠不無漏逸臣竊見秘書省官常不下十餘人苦無職事望今起自元豐以後討論纂述以成一代之經典傳於無窮詔禮部秘書省條具取旨 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王義

朝罷以殿中侍御史汪澈論其抑勒民戶請買官田也
己卯左承議郎薛良朋為國子監主簿 詔滁州上供
錢依濠州盱眙軍例更展免一年上優假淮民自休兵
至今未嘗起稅也

三月庚辰朔戶部郎中總領淮西財賦都絜入辭言江
東屯軍歲費緡錢七百萬米以石計者近七十萬科撥
雖有名限期雖有日尚慮監司守貳恬不加意望將弛
慢尤甚者許臣按劾黜責從之 太府少卿方師尹守

尚書左司員外郎 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胡

沂守右司員外郎兼職如舊

辛巳秘書省校書郎史浩魏志權兼建王府教授兼恩

平郡王府教授 詔自今除授館職並先召試學官依

格選除議者言儒林冊府之官祖宗以來必試可而後

授比年召用人材故事浸廢使州縣小吏皆有僥倖超

躡之心望特命大臣舉行召試之典事下吏禮部而權

吏部尚書周麟之等言景德二年命學士邢昺等與堪

充國子監直講者十人得太子洗馬張頴等試經義於
學士院而命之自後考試學官即不該載止有差注學
官格法故有是旨 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陳正同批
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秘閣修撰知宣州朱翌知平江

府 集英殿修撰知臨安府錢端禮言本府自紹興二
十八年以後未償鋪戶國信等買物錢二萬九千餘緡
屢經進狀或省部投牒照應本府緣去年揀汰將兵今
按月將糧料等錢四千五百餘緡赴左藏庫送納望自

三月以後截撥上供窠名盡數當官支還所捐不多而所惠甚衆從之 兵部尚書楊椿奉詔舉利州西路駐

劄御前左部統制楊從儀右部統制李師顏可備將帥而左朝散郎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富元衡薦師顏忠節尤力詔進從儀一階令樞密院籍記召師顏赴行在自岳飛得罪而湖北轉運司拘收前宣撫司庫務金幣物料計直六百九十餘萬緡有未輸者八十九萬緡至是踰二十年拘催不已轉運判官王趨言此皆出軍支

使及回易逃亡之數即非欺盜無所追償望悉除放從之

癸未吏部言職制令諸王開府儀同三司立班叙位在左右僕射同平章事之下宰相湯思退奏太宗朝宋琪乞班楚王元佐等下臣等欲依故事上表上曰祖宗典故親王在宰相下舊矣卿等不必請建王立班叙位並依吏部所定 初淮東轉運副使魏安行既上募民力田法而淮西轉運判官張祁亦徙民於近江和州無為

軍補葺楊柳嘉成二圩堤岸官給牛種使之就耕至是
詔賜安行錢十萬緡後四日又賜祁本路鹽司錢三萬
緡為牛種等費然卒無成 資政殿學士新知廣州樓
炤薨後謚襄靖

乙酉保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吳益遣
少保太尉崇信軍節度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趙密
開府儀同三司二人皆以攢宮之勞故有是命 尚書
吏部員外郎陳俊卿為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丙戌尚書吏部員外郎洪邁移禮部

丁亥左奉議郎通判平江府任盡言為京西南路轉運判官直秘閣知撫州王柅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先是陳正同在乎江弛縱不治盡言能助之朝廷錄其勞故有是命既而盡言乞至都堂白事自陳母老不

願居邊尋命柅與盡言兩易

二人易任在四月丙寅

軍器監丞

朱商卿通判平江府

商卿去年八月十二日有旨差措置江西米綱不知後來如何結局

日歷未見

詔臨安府在城自紹興二十一年以後官司續

置到房廊賃錢並減三分之一

戊子上策試禮部舉人劉朔等於集英殿既而得右迪
功郎許克昌為首用故事降為第二遂賜晉江梁克家
等四百十二人及第出身同出身朔莆田人克昌襄邑
人也 直徽猷閣知盱眙軍楊抗落職放罷御史中丞
朱倬論抗私遣監渡官郭貫之等夜渡淮為商所得金
錢動以萬計故黜之

辛卯參知政事賀允中等使金國還入見允中言敵勢

必敗盟宜為之備

壬辰池州奏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昭慶軍承宣使本
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岳超卒 寧國軍節度使殿

前司選鋒軍都統制李顯忠充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
統制顯忠言本軍有諸州配到罪人不少乞揀選堪披
帶之人充軍將怯弱人發遣附近州軍牢城收管從之

二月戊戌
戌行下

右朝奉郎知常州莫伯虛右朝散大夫通判

常州梁興祖並降一官放罷以戶部言去歲諸路違欠

上供諸色窠名本州最多故也

癸巳上謂大臣曰監司郡守所寄非輕須平日選擇有人望者以待有闕便可除用 右正言沈濬言權戶部侍郎邵大受病不任事詔與外任大受乞宮觀後三日以大受充秘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乙未樞密院進呈有劉頴者上書陳廣中利便五事上曰所言有益於公私者皆即行之惟結好南蠻其意不過欲誘說蕃商利其寶貨朕於此等物舉無所好何苦

自擾假令設十玉觥飲酒酒味則一一觥足矣餘安用
哉王綸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陛下了然與六經
合故能託物指諭以曉臣下上亦誦不寶遠物則遠人
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至再三而止 太府卿李澗權

尚書吏部侍郎 左朝議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王普

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左宣教郎通判荆南

府張震提舉荆湖北路常平茶鹽公事 右武大夫忠

州刺史荆湖北路馬步軍副總管馬羽移京西路兼權

知郢州

丙申左武大夫榮州刺史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劉
光輔移淮南東路副總管楚州駐劄先是山東之民怨
金暴虐會歲飢東海縣民因起為盜有次首領李秀者
密詣淮東副總管宋肇納款願得歸附朝廷却之且疑
其或致衝突謀者因謂其與金結約將大興師南來乃
命光輔駐楚州以為之備光輔未至秀又遣其徒至楚
州見右朝奉郎通判權州事徐宗偃求濟師宗偃諭遣

之因貽書大臣大略謂東海飢民困其科斂苛擾嘯聚
海島一唱百和犯死求生初無能為金主蒙蔽下情不
通猶未之聞若知則偏師一至即便撲滅縱使猖獗得
志必自沂密橫行山東失利則乘舟入海誠不足為吾
患今添置兵官招集叛亡適足以生邊釁宗偃江山人

也

此據徐宗
偃紀實

右朝奉大夫新知楚州陸廉與右朝請

郎新知滁州周淙兩易

楚州易守恐亦與
東海縣事相關

丁酉以立皇太子命兵部尚書楊椿告昊天上帝權禮

部侍郎宋棐告皇地祇嗣濮王士輅告太廟安定郡王
令詔告諸陵 宗正寺主簿吳曾試太常丞 保寧軍
承宣使知金州兼金房開達州安撫使節制屯駐御前
軍馬王彥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充金房開達州駐
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金州金房都統制正名自此
始

庚子敦武郎趙益為紹興府兵馬鈐轄益普遠孫也

辛丑秘閣修撰知池州周執羔移知饒州 詔今後臣

僚重疊奏舉令吏部具名劾奏

壬寅直秘閣知夔州程敦臨左朝散郎通判夔州郭箴
與本州兵將官四人貶秩各一等坐不救州城火為提

刑司所劾也

火事見去年
十二月丙子

癸卯詔興州都統制吳璘每歲進羊道遠勞費可自今
罷

甲辰賜特奏名進士黃鵬舉等五百十三人同進士出
身至助教 是日取應宗子彥髮等三十一人武舉進

士樊仁遠等十九人特奏名一人並授官有差鵬舉信州人仁遠福州人也

丙午檢校少保武康軍節度使恩平郡王璩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置司紹興府始稱皇姪

丁未上謂知樞密院事王綸曰璩昨日之除何如綸曰陛下春秋鼎盛已為宗社無窮之計今日談笑裁決略無難色上曰朕決此計已九年建王所佩玉魚乃置權場之初令買此玉以備今日之用舉此即可知矣二王

朕育之宮中三十年瑋始育之張媿好璩育之皇后自
張之没后收而併視之雖一食必均畧無等差今二王
之除后意與朕合 詔建王府置直講贊讀各一員以

郎官兼小學教授一員以館職兼 詔每歲遣中使賜

諸將帥暑臘藥所至皆迎不無勞費自今令進奏院遞

賜 四川總領所乞增印錢引一百七十萬緡以備軍

費至是許之通前後兩界為四千萬緡有奇視天聖所

書數凡三十倍 加封梁昭明太子統

明年十二月庚子所書可參考

為英濟忠顯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四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四金人地名考證

努延

原書作耨盪誤改
見卷一百六十三

